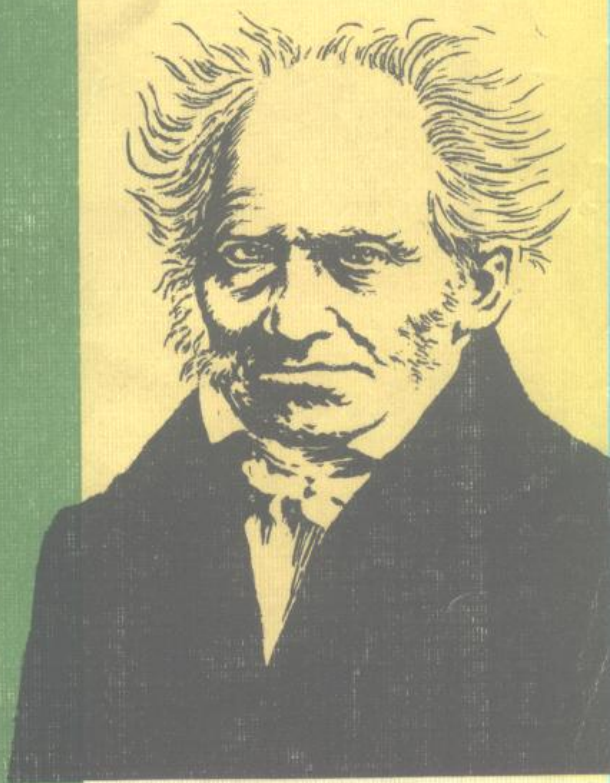


外国文艺理论参考丛书

叔本华论文集



百花文艺出版社

外國古地理沿革全書

内 容 提 要

叔本华(1788—1860)：德国悲观主义哲学家，唯意志论者。生于富商家庭。他从少年时代起即确立研究哲学志向，直到暮年猝死从未停息。所著《意志与观念世界》、《论文集》发表后引起世界轰动和激烈争论。

作者观察深刻，才思卓越，著作立论新异，文笔优美，充满智慧与隽语，反映了这位一代怪杰的奇思奇论，对后世影响颇大。本书收作者代表作十一篇，从中可以多少窥见其风格、内容的一斑。

这是国内第一次介绍叔本华著作，供文艺、学术界研究、参考之用。

叔本华论文集

〔德〕叔本华 著 陈晓南 译

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(天津市赤峰道124号)

天津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

开本787×1092毫米 1/32 印张6 3/4 插页2 字数129,000

1987年1月第1版 1987年1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22,500

书号：10151·1001

定价：1.30元

出版说明

近百年来，西方各国相继出现了一批思想家，向前人从未涉足的研究领域进行了探索。他们的观点之独特，剖析之尖锐，立论之峥嵘，曾令人瞠目不知以对。以致毁誉纷纭，莫衷一是。但是，他们对理论研究和文艺创作产生了强烈而深远的世界性影响（姑无论其影响是好是坏），却是确定无疑的历史事实。不研究他们，就不可能对文艺（特别是西方文艺）发展过程中的许多问题作出科学的说明。

经过长期的历史沉淀和实践检验，他们学说中的精华和糟粕，正在日渐清晰地分离开来，当前，在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，亟需要遵从鲁迅先生半个多世纪以前的忠告，以“沉着，勇猛，有辨别，不自私”的气魄，对人类的文化遗产实行“拿来主义”：看见鱼翅，就像萝卜白菜一样的吃掉，以吸取营养；看见鸦片，便送到药房去，以供治病之用；只有鸦片烟枪之类，确属无用，是该毁灭的。因为，“没有拿来的，人不能自成为新人，没有拿来

的，文艺不能自成为新文艺。”

为了适应目前急需，本社从台、港及海外已有的中译本择取了若干种，与文艺关系比较密切的辑成“外国文艺理论参考丛书”，重印出版，供读者参考。重印时，对原版中明显的错讹误植之处作了必要的订正。重要人名，地名等尽可能改用大陆通行的译法，以利阅读。

前言

一、本书所收十一篇文章中，《论女人》、《关于思考》、《读书与书籍》、《关于噪音》、《论自杀》、《生存空虚说》等篇是采自《论文集》第二卷，《关于疯狂》、《性爱的形上学》、《论天才》、《文学的美学》等篇系摘自叔本华的代表作《意志与观念世界》。因各篇都是论述性质，故订名为《叔本华论文集》。

二、叔本华在哲学家群中，素以才华横溢见称，连歌德在读完《意志与观念世界》后也极口赞誉他：行文如行云流水，说理层次井然。译者在执笔翻译时，虽曾努力保持原著流畅的风格，无如下笔之时，每每有手不应心之感，兼之，有些地方为迁就字义，语意难免稍嫌含混，尚盼读者见谅。

三、有关叔本华生平及著作的中译本，目前市面上几乎难得一见，为使读者对叔本华有较深刻的了解起见，特多方搜集资料，编写成《叔本华生平及其学说》，如按次序，本应置于卷首，惟以篇幅太长，几达三万字，若置于

本文之前，似不无喧宾夺主之嫌，是以充为附录放在卷末。读者阅读时，可前后参酌，当能进一步了解叔本华及其哲学。

四、思想著作的翻译，犹如作人物素描，译者又是初学乍练的习画者，自不敢奢望能把这一幅叔本华画像，描绘得逼真传神，如若能让读者依稀辨认出叔本华来，则已感心满意足。本书仓促付梓，疏漏之处在所难免，至祈读者有以指正，俾资改进。

译者 谨识

目 录

前言

一 关于思考	1
二 读书与书籍	13
三 文学的美学	22
四 论天才	43
五 观相论	71
六 关于噪音	81
七 关于疯狂	86
八 论自杀	92
九 生存空虚说	98
十 论女人	108
十一 性爱的形上学	123

附录

叔本华生平及其学说	163
叔本华年谱	207

一 关于思考

不管任何藏书丰富的图书馆，假如不加整顿杂乱无章的话，它给予我们的利益，还不如那些规模小藏书少，但整理得条理井然，分类清楚的图书馆，同理，不管你的胸罗如何的渊博，如若不能反复思维咀嚼消化的话，它的价值，远逊于那些所知不多但能予以深思熟虑的知识。何以言之？因为我们若要将所学得的知识消化吸收，变为己有，并且能够充分应用发挥的话，就必须经过思考的过程，把自己的知识在诸方面相结合，或是把你的真理和其他的真理互相比较，当然，我们所能“深思熟虑”的东西，范围狭窄得很，它只局限于我们所熟知的事情，所以，我们必须不断的求上进，不断的学习。

读书或学习，我们可以随心之所欲，爱读什么就读什么，爱学什么就学什么，但这里的所谓“思考”，可就不是这回事了，它像在风中煽火一般，必须始终不断的煽动，才能维持火焰不熄，思考时，必须要对思考的对象发生“兴趣”，不断的刺激它，并且要持之久远不可懈怠。思考兴趣

发生的原因可分为两类：一是纯粹客观性的，一是主观性的；后者是在有关自我的事件时引发了思考的兴趣，前者是对宇宙万物发生兴趣，这一类人之所以思考，就如同我们的呼吸一般，纯属生理的自然现象，当然，这类人并不多见，连一般的所谓学者，真正在思考的，为数也少得可怜。

思考和读书在精神上的作用，可说是大异其趣，其距离之大，恐令人难以置信。本来人类的头脑就有着个别的差异，有的人喜爱读书，有的人迷于沉思，再加上前述的距离，使得这原有的差异，越发扩大起来。读书的时候，精神的一切活动全为书本所支配，随书本之喜而喜，随书本之忧而忧，此正如把印章盖在封蜡上一样，其喜怒哀乐的情绪，原不属于自己的精神所有。思考时则不然，在思考的瞬间，精神和外界完全隔绝，随着自己的思考而活动，它不像读书，被别人特定的思想所控制，而是按照当事者的禀性和当时的心情，供应一些资料和情绪而已。所以，一天到晚沉浸读书的人，他的精神弹力便要消失殆尽了，这就和长时期被重物所压的弹簧一般，它的弹力必定会消失的。你如果想做个没有个性没有思想的动物，去当个“蛀书虫”确是不二法门。大概说来，一般“博闻多识”的人，泰半都无较佳的才慧，他们的著作所以不能成功的道理，正是因为一味死读的关系。这类人正如波普^①所云：

^① 波普（1688—1744），英国诗人，拟古主义之领袖。

“只是想做个读者，不想当作者。”

所谓“学者”是指那些成天研究书本的人；思想家、发明家、天才以及其他人类的“恩人”，则是直接去读“宇宙万物”。

严格说来，有他本身根本思想的人，才有真理和生命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只有对自己的根本思想，才能真正澈底的理解，从书中阅读别人的思想，只是捡拾他人的牙慧或残渣而已。

经阅读后所了解的思想，好像考古学家从化石来推断上古植物一样，是各凭所据；从自己心中所涌出的思想，则犹似面对着盛开的花朵来研究植物一般，科学而客观。

读书不过是自己思考的代用物而已。我们只可以把书本当做“引绳”，阅读时依赖他人把自己的思想导向某方面。但话说回来，有很多书籍非但无益，而且还会引导我们走向邪路，如果轻易被它们诱惑的话，我们势非陷入深渊歧途不可。所以，我们心中要有个“守护神”，靠他来指示迷津，引向正道。这个守护神，只有能够正确思考的人才会有之。就是说，唯有能自由而正当思索的人，才可发现精神上的康庄大道。所以，我们最好在思想的源泉停滞之时，才去读书。思想源流的停滞，连最好的头脑也经常有此现象。不如此，而手不释卷的孜孜勤读，把自己的思

想放逐到僻静的角落，这对思想的圣灵实是罪过。这类人正如一些不得要领的学画者，成天看着干枯的植物标本，或铜版雕刻的风景，而把大自然的景物置于脑后一样。

思考的人往往会发现一种现象：他搜索枯肠，绞尽脑汁，经长时间研究所获得的真理或见解，闲来不经意的翻开书本来，原来这些论调，别人早已发掘到了。泄气？失望？大可不必。这个真理或见解是经过你自己的思考而获得的，其价值自非寻常可比。惟是如此，才更能证明该种真理或见解的正确性，它的理论才更能为大众所理解所接受，如是，你成了该真理的一员生力军，这个真理也成了人类思想体系的一支。并且，它不像一般读来的理论，只是浮光掠影而已，它在他的脑海中已根深蒂固，永远不会消逝。

自己思索的人，他的意见以后可能被举为权威的例证。这时候的“权威”和一般书籍哲学家所据以为“权威”的情形不同。前者的意见和他自身有着强而有力的连结；后者不过是搜集整理归纳别人的意见。它就好像是用一些不知名的材料所做成的自动木偶一样，而前者与之相比，则是个活脱脱的生人，因为它是从外界在“思考之心”中下胚胎，经过受胎、妊娠、分娩等过程而产生出来的。

靠着学习得来的真理，就好像义手、义脚、义齿或蜡制鼻子及利用皮肤移植术等，附著在身体的器官一样——也许还不如它们来得逼真。而自己所思索得来的真理，则好像自然的身体四肢，确确实实属于自己所有。哲学家和

一般学者的最大分野在此。职是之故，他们在精神上的收获也大异其趣。哲学家有如一个画师以正确的光影、适当的比例、调和的色彩，画出一幅动人的杰作，而学者呢？他只是把各种色料加以系统的排列而已，它酷似一个大的调色板，既无变化也不调和，更没有丝毫意味。

读书是意味着，利用别人的头脑来取代自己的头脑。自己思考出来的东西，尽管它不见得是严密紧凑，但总是有个脉络可寻的总体，我们可赖它向某种体系开展，比起看书吸收他人的思想，可说是利多害少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后者的思想是从各种形形色色的精神而得来，属于别人的体系，别人的色彩。它不能像自己思考的人，已把自己的知识、个性、见解等融合成一个总体，他的脑子里三教九流，诸子百家的思想纷然杂陈，显得混乱不堪，这种思想的过度拥挤状态，攫夺了一个人的正确观察力，也使人失去了主见，并且很可能导致精神秩序的紊乱，这种现象，我们几乎在所有的学者身上都可发现到。所以，在健全的理解力和正当的批判力等方面来说，这类人远不如那些所学无几的人。后者虽说是胸无点墨，但靠着经验，阅历以及零碎的阅读，把所学得的一点知识，和自己的思想融合，或在自己的思想下臣服，所以他们有主见，有判断力。其实，学术性的思想家做法也不外是如此，只不过他们的尺度较大，比较有深度而已。思想家们因为要用到许多知识，所以非多读不可，但他们精神力极强固，能把所有的东西克服或同化，融进他们的思想体系内。因之，他们的识见

虽是愈来愈规模愈大，但已做有机的关联，全部隶属在他们的思想总体系之下了。这种场合，这些思想家的固有思想，就如同风琴的低音主调，任何时刻都支配一切，绝对不会被其他音调所压制。而那些知识上的大杂烩的头脑中，好似一支曲子渗进很多杂音，它的基本调久久仍找寻不出来。

以读书终其一生的人，他的知识完全是从书本汲取而得，他们有如阅读了许多山水、游记之类的书籍，对于某地或某国的有关知识虽可粗枝大叶的说出来，但是甲地和乙地是如何的联络？人文、物产、习俗又是如何等等，则说不上来。反之，以思考终其一生的人，就像土生土长的父老，一打开话匣子便能把本地事物物的来龙去脉，以及各种事实或传说和事物的总体关系等，如数家珍般的道出来。

一般的“书籍哲学家”，如同历史的研究者；自己思考的人，犹似事实的目击者。后者，不论对任何事情都是靠他切身的经验，直接领会理解而来，绝不会人云亦云。所以，思想家在根本上是一致的，只是因立足点不同而互有差异。但他们都是把握客观的原则，如果事件本身不使立足点发生任何变化的话，他们的见解则毫无不同。我们往往可经验到；某些自觉太过标新立异的议论，踌躇再三才把它公之于大众，到了后来，在古圣先贤的书籍中，赫然发现也有同样的见解，因而感到一种欣喜的惊愕。书籍

哲学家与此相反，他们所讨论的不外是，甲的说法如何，乙则是如何的看法，而丙又怎样的提出商榷，然后才努力的做些批评、比较的工作。这样的追求事物的真理。他们很像写批评的历史著述家。例如，研究莱布尼兹^①在某时期的短暂间是否有斯宾诺莎派思想的存在？供给这些好事者的材料就是赫尔巴德^②的《道德及自然法的解剖和说明》及《关于自由的书简》。做这类工作时，必要遍翻典籍，他们所下的苦功，恐怕任谁也会吃惊吧！反之，如果眼中只有事件，只要稍加思索，则立可达到目的。但话说回来，坐而读也有它的好处，只要功夫深，总可达到你的目的，用思索的方法则否。思想和人一样，不是任何人都可让你随叫随到的，要看人家高不高兴，乐不乐意。某种事情的思索，如一切的外在机缘和内在气氛都很调和，它自然的就涌出来。唯其如此，思想绝不是他们本来就有的东西。关于这点，我们可在思考有关自己利害得失的场合得到说明。当我们决定关于个人的利害事件时，常常刻意的选个适当的时间和场所，静坐沉思，仔细的分析其理由或原因，再推究其后果……总之是无所不思，无所不想，但到最后，还是没有个决定。为什么呢？那是因为事不关己，关己则乱，这种场合，我们对于该事件的考察，往往不能安定，而转向其他事物方面去；加之，对此事件的嫌恶，也构成一个原因。所以，此时，我们万不可勉强自己

① 莱布尼兹（1646—1716）：德国哲学家、数学家。

② 赫尔巴德（1776—1841）：德国哲学家、教育家。

去思考，应等待让思考的气氛自然涌上来。此气氛，往往会唐突而且重复的到来。不同的时间，不同的情境，给予事件的见解也完全不同。如此这般，各种思想徐徐而来，到最后就是所谓“决心的成熟”。成熟思想的路径为什么如此繁复呢？这是因为思考过程大都呈“分割”的状态，因此，以前所经验过的事事物物，逐渐出现在眼前，并且事物也逐渐明朗化，了解也更深刻，如此便能耐着心去思想，当初的嫌忌也因而消失了。——理论方面的思考亦复如此，也是一定要等待良好时间的到来，再说，任你再好的头脑，并不是所有的时间都是适于思考的。因此，我们最好能利用思索以外的时间来读书。读书，正如上面所述，它是思考的代用物，而且，此中还有许许多多别人替我们想出来的、和我们不同的方法，可以供给我们精神材料。读书的性质是如此，所以我们不必要读太多的书，如若不然，精神习惯于代用物，将会忘却事物的本身：总是踏着人家既经开拓的道路，而忘却行走自己的思考道路。再说，因为经常耽于书卷中，眼睛就脱离了现实世界，而思考的机缘和气氛，由书本所启发的次数远不如现实世界多，因为现实世界和眼前的事物，具有其原始性和力，是思考精神的最佳对象，最容易促使此精神活动。

从这事实来看，说我们可从著述中鉴别出谁是思想家，谁是书籍哲学家，实是一点也不奇怪。很明显的，前者是真挚的、直接的、原始的，所有的思想和表现都具有独立的特征；后者与此相反，他们只是拾人牙慧，是承袭他人

的概念，就像把人家盖过的图章再盖一次一样，既乏力量，也模糊不清，而且，他们的文体是由传统的陈腔烂调和流行语句组织而成，这情形，恰似因为自己的国家不能铸造货币，而以他国的货币通货的国家一般。

经验和读书一样，不能替代思考。纯粹的经验 and 思考间的关系，如同食物之对于消化。如果“经验”自夸地说，由于它的发现，才能促进人智的发展，这就像嘴巴的自夸，身体的存续完全由于它的工作，一样的可笑。

具有真正能力的头脑，他们的“确实”和“明晰”实在是常人所不能及，这类人的头脑，时时刻刻都有一种确实明晰的表达欲望。——不论以诗、以散文、或以音乐——。普通凡人则否，据此我们可立刻辨识作者头脑的能与不能。

第一流作家的精神特征是，他们的一切判断都是直接的。他们所产生出来的作品，也都是自己思索的结果，发表之后，不论在任何场合，谁也都能认定是第一流的东西。因而他们在精神领域中，如同诸侯一样是直属于帝国，其他的作家只是站在陪臣的位置。

因此，真正思索的人，在精神王国中，等如一国的君王，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，他的判断如同君主的圣谕，他的话就是权威——君主是不接受他人的命令，也不认识其他的权威。反之，局守于世俗流行的诸种意见的凡俗作家，像服从法律和命令的平民一样。